



# 埃及亞歷山卓圖書館的重生

王明玲 國家圖書館參考組助理編輯

## 一、古代亞歷山卓圖書館

西元前 332 年，亞歷山大大帝在地中海邊的埃及漁村，建立一個以他名字命名的海軍基地——亞歷山卓 (Alexandria)，做為埃及領地之首府。西元前 305 年，亞歷山大大帝的手下大將托勒密一世 (Ptolemy I Soter)，將亞歷山卓建為埃及末代王朝的首都，該城位處歐亞非三洲之交通樞紐，持續繁榮約一千年，一直是西方最偉大的文化學術中心，最有名的地標包括：全世界最大的圖書館與法羅斯島 (Pharos) 的燈塔，燈塔為古代七大奇觀之一，但是亞歷山卓最為世人所知曉的人物乃是埃及豔后克麗奧佩綽 (Cleopatra VII)，她是希臘人，美麗而智慧，是托勒密王室第一位能說埃及語的君王，古代亞歷山卓圖書館的燒燬，與她有關。西元 969 年，阿拉伯人將埃及首都遷於開羅，亞歷山卓地位從此沒落；1869 年，蘇彝士運河通航，造成地中海東邊的海運量增加，亞歷山卓之重要性再現。截至 2003 年止，亞歷山卓有 390 萬人口，埃及有 80% 的進出口貨品，從此地進出。同時亞歷山卓也是觀光城市，20 公里長的海灘，提供開羅的中上階級避暑之用。

西元前 48 年，克麗奧佩綽與凱撒大帝聯手對抗托勒密十三世 (克麗奧佩綽之兄弟) 的內戰期間，凱撒大帝入侵亞歷山卓時，燒毀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，該館之館藏量大約是 40 萬卷與 70 萬卷之間，所謂「卷」，是計算莎草紙的單位。當時的文獻，先以染料或墨水，書寫在莎草紙上，寬約 20 呎，高約 10 吋到 12 吋，等待乾燥後，再捲起來，並以皮革或亞麻布緊密包裹，然後塞進圖書館牆壁上的小洞之內，所以當時的圖書館並不像現代圖書館有書架。(註 1) 古代亞歷山卓圖書館的館藏以希臘文為主，著名之館藏包括希臘三大悲劇作家尤里庇底斯 (Euripides)、埃斯奇里斯 (Aeschylus) 與索福克勒斯 (Sophocles) 的作品與荷馬史詩，該館的燒毀，

使得古文明斷層，假如該館仍然存在，金字塔與巴特農神殿的建築工法，不是未解之迷，甚致連鍊金術、草藥學與烏托邦哲學也可以傳承，也許工業革命可以提早 1,500 年到來。

古代亞歷山卓圖書館的興起，實有其文化政經背景，亞歷山大大帝於西元前 323 年過世後，其帝國被瓜分為三，分別是：安提柯王國 (Antigonid kingdom)、塞琉西王國 (Seleucid kingdom) 以及托勒密王國 (Ptolemaic kingdom)，這三國融合希臘與非希臘文化，產生了有效的官僚體制與有創造力的文化，並以亞歷山卓為中心，直到羅馬征服埃及 (西元前 30 年) 為止，史稱「希臘化時代」(Hellenistic Age)。而托勒密王國在三國之中最屬富饒，這是因為尼羅河流域盛產穀物，經濟發展程度較佳，且盛產莎草，提供了最佳書寫工具 (註 2)，而且托勒密的開國諸王，皆是學識淵博的儒者，他們以皇家的財力，創辦學園 (Mouseion，亦稱「博學園」)，提供免費膳宿與優厚薪資，並可減免稅賦，自然吸引許多學者前來研究。當時的圖書館其實是屬於學園的一部份，由托勒密一世於西元前 290 年左右起建，而在托勒密二世 (Ptolemy II Philadelphus) 手中完成，學園可說是當時皇家的智庫，圖書館也就是這些學者的工作室，他們在此研究、教學與辯論，當時的圖書館包括十個各種主題的研究大廳，還有噴泉、迴廊、花園與餐廳。學者輩出，包括：Aristomachos，第一個算出月亮與太陽距離的天文學家；埃拉托西尼 (Eratosthenes)，第一個計算出地球直徑的人；歐幾里德 (Euclid) 也在此研究幾何學；解剖學之父希羅菲勒斯 (Herophilus) 在此進行第一次人體解剖；Hipparchus 在此開始研究天文學。除此以外，舊約聖經從希伯來文翻譯成希臘文的《七十士譯本》也在該館譯出。所以古代亞歷山卓圖書館不僅典藏文獻，而且還校正與出版文獻。

提到圖書館典藏文獻的方法，除了購買、交換



與贈送之外，當今世界各國國家圖書館還以「法定送存」(legal deposit)的方法來徵集文獻，簡單的說，也就是該國境內的出版社，每出版一本圖書，就要送一本給國家圖書館典藏，這種制度也是肇始於古代亞歷山卓圖書館。當時托勒密一世爲了充實新建圖書館的館藏，下令搜索每一艘進入亞歷山卓港的船隻，如果找到紙卷，就將該紙卷充公，典藏於古代亞歷山卓圖書館，另外則抄錄一分副本，還給原持有人，而且在該紙卷寫上「從船上來的」的來源記錄，所以古代亞歷山卓圖書館被視爲當代國家圖書館的起源。

## 二、現代亞歷山卓圖書館

古代亞歷山卓圖書館的興起與毀滅，一直是一則美麗的遠古傳奇，1974年時，一位劍橋畢業的歷史學教授—Mostafa el-Abbadi，寫過一本名爲《古代亞歷山卓圖書館之命運》(The life and fate of the ancient library of Alexandria)的書，一直就夢想著要使這座知識殿堂再度誕生，他的想法得到亞歷山卓大學校長Dr. Lutfi Dowidar的支持，在他二人的努力之下，這計畫得到埃及政府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支持。埃及政府出資美金1億，其他阿拉伯國家出資6千500萬美金，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再補足差額，共集資1億7千萬開始建館，但最後工程落後5年，建築經費膨脹到2億4千萬美元。(註3)

建館過程中，募款一直是最大的挑戰，但這一構想卻得到許多國家的熱烈迴響，例如：法國、德國、義大利、希臘、日本、挪威、西班牙、土耳其、英國與美國，其中義大利捐贈400萬美元的文獻保存實驗室，挪威捐贈家具，德國捐贈圖書輸送設備，日本捐贈視聽器材。1990年2月12日，世界各國領袖簽訂The Aswan Declaration，公開宣示古代亞歷山卓圖書館將重新誕生，1995年5月，在原來的亞歷山卓大學的停車場位置，開始考古挖掘，當時只知該地址爲托勒密王朝宮廷之一部份，但不確定古代亞歷山卓圖書館的真正位置。

國際競圖比賽結果，由挪威建築公司Snohetta從526件作品中奪魁，其原始創作理念是要讓現代與古代亞歷山卓圖書館產生關聯，雖然無人知道古代亞歷山卓圖書館的具體外觀，但新館的建築精神則是植根於遠古之傳說，並向未來伸展，讓古代最偉大

的知識中心重生。(註4)該館不只是一棟建築物，而是重新捕捉到一個古代神話，並將其具體化，使傳說中的古代亞歷山卓圖書館，在廿一世紀輪迴重生。

該館爲圓柱型建築，160公尺直徑的圓形玻璃屋頂，微微傾斜向地中海，在陽光照耀下，整個玻璃屋頂，就像一片巨型晶片閃閃發光，也像一輪朝陽，從地中海升起，建築語彙爲「從日昇之中誕生的知識燈塔」，象徵埃及之日昇，將會重新照耀世界文明。傾斜的玻璃屋頂，可以減少陽光直曬，並提供更清晰的地中海景觀。現代亞歷山卓圖書館總建築面積4萬平方公尺，總樓層面積6萬9千平方公尺，閱覽席次3千5百席，傾斜而上的7層閱覽室，有點類似現代棒球場的觀眾席，讀者進館時就可以看到所有樓層的閱覽室，每層閱覽室的書架、書桌、電腦，皆混合擺設。該館爲智慧型大樓，全部由電腦控制保全、防火、燈光與防竊系統，而且有自動洗窗系統。

現代亞歷山卓圖書館除了圖書館建築本身，尚附有會議中心、天文館與圖資研究所，該研究所附屬於亞歷山卓大學，將培養300名圖資系研究生。會議中心與天文館的建築，與圖書館主建築分開，分別位於圖書館入口處的右方。圖書館入口處有古代亞歷山卓圖書館創始人托勒密二世之雕像，高12公尺，身著埃及服裝。圖書館背對地中海的外牆，高約35公尺，飾以花崗石，上面雕刻著65種世界各國的文字，凡到該館之各國人士，皆可以找到自己的文化根源。圖書館四周，以水池環繞，內植埃及莎草，水池外有大型廣場，創造沉思與辯論的空間。

現代亞歷山卓圖書館之未來藏書量將有8百萬冊，在世界排名中，將屬於第三級，第一級爲美國國會圖書館的2千9百萬冊，第二級爲哈佛大學圖書館、紐約公共圖書館的、大英圖書館的1千多萬冊。但在實際狀況上，直到開館時，才只有40萬的館藏量。現代亞歷山卓圖書館的館藏重點在於收集地中海、阿拉伯、非洲沙哈拉沙漠等地區的文獻，在其官方網站www.bibalex.org上，可以看到以下不受著作權限制的電子館藏：1. 1996-2001的1千萬頁網頁(從Internet Archive複製而來)；2. 2千小時的埃及與美國電視節目；3. 1千捲紀錄片。比較重要的館藏包括：阿拉伯征服西班牙的稀有手稿文獻；建造



蘇彝士運河的文獻；以及從埃及各處蒐集而來的阿拉伯手稿。(註5)

在2001年，由亞歷山卓的市長主持新書上架儀式，最先上架的一本書，是第七世紀的手寫可蘭經，接下來上架的有聖經、埃及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Naguib Mahfouz 的作品以及埃及著名學者 Taha Hussein 的作品，接著由圖書館的催生者 Mostafa el-Abadi 將其作品《The life and fate of the ancient library of Alexandria》親自上架，而最後一本上架的書，則是《The Microsoft Excel 2000 handbook》(註6)，這種順序，其實象徵該館的館藏貫穿古今。

開幕儀式原訂於2002年4月舉行，但因中東之緊張情勢，延於2002年10月16日舉行，正式命名為「the Bibliotheca Alexandrina」，有14位諾貝爾得獎人參加，還有來自世界各國之顯要，埃及第一夫人蘇珊穆巴拉克 (Suzanne Mubarak) 致詞時表示，現代亞歷山卓圖書館的四大目標為：埃及的世界之窗，全世界的埃及之窗，數位時代的圖書館，學習與對話中心。(註7)

從起建開始，就一直爭議不斷，第一是懷疑新建建築將會毀壞古城遺址，第二是指控該館為好大喜功之作，無助於改善埃及尚有一半人口還屬於文盲的窘況，第三是埃及還有圖書檢查制度，禁書時有所聞，該館未來之典藏政策，是否要收禁書，受到嚴厲質疑。(註8) 該館館長 Ismail Serageldin (哈佛博士，建築師出身，曾任世界銀行副總裁) 回覆說該館享有埃及政府所賦予之合法權利，可以蒐集所有人類所寫成的作品，所以應會平息疑慮。讀者將可以在該館找到魯西迪 (Salman Rushdie) 所寫的《撒旦詩篇》(The Satanic Verses)，但是埃及政府能否在回教保守主義人士的壓力下，提供純粹之學術研究空間，仍待觀察。

未來，現代亞歷山卓圖書館將隸屬於埃及政府教育部所管轄，但圖書館將會有一獨立運作的管理委員會來管理，成員來自社會賢達、學者專家與各國政府代表，由管理委員會再選出一位館長綜理館務，國際圖書館界期望該館館長由有國際地位的圖書館學學者擔任，但埃及內部卻認為該館館長必須能流利說寫阿拉伯文，但是否需由埃及人擔任館長，則無法律明文規定。(註9) 2001年埃及國會通過一項特殊法案，保證該館的行政中立。

該館定位於開架式的公共研究圖書館 (public research library)，所有民眾皆可進入，不像目前埃及的大學圖書館只服務該校師生，而公共圖書館則有讀者資格限制。但是埃及圖書館界仍關心現代亞歷山卓圖書館的服務政策，到底是要吸引國際學者來研究？還是要服務在地民眾？從目前該館的各閱覽室看來，其服務讀者包括：盲人、6歲到12歲的兒童、12歲到18歲的青少年、一般民眾，而手稿與特藏則只開放給研究生以上研究人員，的確是兼顧公共與研究特質。

現代亞歷山卓圖書館前後建築20年，許多報導文章都把焦點放在其新奇之建築外觀，並且期望該館會像澳洲雪梨歌劇院或西班牙畢爾包古根漢博物館，成為埃及之新地標，但就以圖書館之設立本質來說，現代亞歷山卓圖書館的最大的挑戰，不在復活圖書館的硬體建築，而是要如何復活古代亞歷山卓圖書館追求知識的精神，包括辯論、創新與發明。

#### 註釋

1. Donna O'meara, "Ancient Alexandria," *Faces* 19:3 (Nov. 2002), pp.6.
2. 萊諾·卡森 (Lionel Casson) 著，張翌菲譯，《藏書考：圖書館的誕生與沿革》(臺北：新新聞，2003)，頁55。
3. Ellen Hale, "Antiquity's great library rises out of the ashes," *USA today* (May 14, 2002) .
4. Christoph Kapeller, "The architecture of the new library of Alexandria," *Massachusetts Review* 42:4 (Winter 2001), pp. 574.
5. Bruce Watson, "Rising sun," *Smithsonian* 33:1 (Apr. 2002), pp.86-88.
6. Omar Shama, "First books in new Alexandria library," *AP Worldstream* (Aug.1, 2001)
7. Sarah El Deeb, "Library's ambition: to live up to glorious history," *AP Worldstream* (May 31, 2002) .
8. Andrew Hammond, "Alexandria library," *Middle East* 330 (Jan. 2003), pp.56-57.
9. Ron Chepesiuk, "Dream in the desert: Alexandria's library rises again," *American Libraries* 31:4 (Apr. 2000), pp.72-73.